

国学经典导读

论语

蔡尚思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国学经典导读

论语

蔡尚思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语 / 蔡尚思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1.1

(国学经典导读)

ISBN 978-7-5078-3302-7

I. ①论… II. ①蔡… III. ①儒家②论语—研究
IV. ①B2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33178号

论语

著 者	蔡尚思
责任编辑	马振奎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40 1/16
字 数	235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1 年 1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302-7 / G · 1319
定 价	42.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我只想约为数点，略提一下：

一、本书分为主附两编，主编（上编）是我写的《论语导读》，附编（下编）是吴瑞武同志写的《论语类编简释》。要知道，《论语》一书在中国古籍中最为杂乱，连我读《论语》至今已八十多年，也苦于无法完全知道哪几句话哪几段话是在哪一篇中。我写的《论语导读》与吴瑞武同志写的《论语类编简释》，就是首先要解决这个两千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但在读者应当注意到的是：主编第十一章与第十二章是以有关的句为主的《论语类编》，而附编全部却是以有关的章为限的《论语类编》。这是二者同中有异的地方。

二、主编最为重要与篇幅最长的有二章：第十一章是我试图具体分析其所有重要思想的主次地位问题；第十二章是我敢于试图具体分析其思想的精华与糟粕的问题。以上两章引文出处的数字，全沿用杨伯峻先生著《论语译注》。

三、我把《论语》全书归纳为若干问题，以《论语》证明《论语》，是一种最为可靠的直接证据，深盼今后学者也根据《论语》原文展开争鸣。

四、主编从第十章到第十五章都是我用力最多的部分。

五、我也提出研究《论语》须知的其他有关各种问题，如第一章到第九章。

六、我一生研究孔子《论语》的心得，几尽收于此主编中，自认可以作为一种总结，希望至少也能达到古人所说：“虽不中，不远矣。”

七、主编引文有些改为相同的今语（通用字），有些附入自己的简释，在于避免写成长文，多费篇幅。各处引文也尽可能地避免重复。

八、我的治学态度，以对孔子的《论语》而论，既反对复古主义（国粹主义）的全盘肯定，又反对虚无主义的全盘否定，而要一分为二，古为今用，发扬其精华部分，批判其糟粕部分。

九、我对现代学者注释《论语》的著作，只是指出其不足不安之处，要使今后读者不致误从，而不是好辩好批评他人。例如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读的人可能较多，它的优点是比较通俗易懂，可也有不少地方解释欠妥，我只指出其一部分而已。

目 录

自 序	1
-----------	---

上编 论语导读

第一章 关于《论语》一书的重要性与杂乱性问题	3
第二章 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问题	6
第三章 关于《论语》的记录者问题	8
第四章 关于《论语》成书与书名出现的时间问题	11
第五章 关于《论语》传本的考辨问题	14
第六章 关于《论语》的字数与代表作问题	17
第七章 关于《论语》的资料有待补充搜集问题	19
第八章 关于《论语》注释与研究数量问题	23
第九章 关于《论语》在教育史及考试史上的地位问题	25
第十章 关于今本《论语》的字句理解所以会有分歧问题	26
第十一章 关于《论语》的中心思想究竟是什么问题	31
第十二章 关于《论语》的精华与糟粕应当分开问题	53
第十三章 关于《论语》的影响与价值未必一致问题	63
第十四章 关于古人对孔学与诸子学的评价问题	66
第十五章 关于孔学的演变历史与研究的科学方法问题	70

下编 《论语》类编简释

例 言	77
一、哲学、伦理学、宗教类	79
二、政治类	184
三、经济类	205
四、教育类	208
五、文艺类	239
六、人物类	246
七、孔子生活类	271
八、其他类	285
九、阙疑类	289

上 编

论语导读

第一章 关于《论语》一书的重要性与杂乱性问题

旧时代的儒家信徒大都夸大宣传《论语》一书的无比重要性，认为它是通《五经》“六艺”关键的，有汉赵岐说：“《论语》者《五经》之辘轳，‘六艺’之喉衿也。”唐薛放说：“《论语》者，《六经》之精华。”宋二程说：“于《语》、《孟》二书，知其要旨所在，可以观《五经》矣。”清李元度说：“《论语》所言之义理，精且粹矣。即以文论，非诸经所能及也。《易》、《诗》、《书》、《礼》、《春秋》之文，各造其极，亦各不相谋，而简括处终不及《论语》；《论语》之文，能以数语抵人千百言，如太和元气，如化工之肖物，各无遁形。”陈沆说：“经学要旨，皆在《论语》中。”认为《论语》可以当作法律的，如汉董仲舒以《论语》折狱。认为可以治天下国家的，有宋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近代辜鸿铭更说：“半章《论语》可以振兴中国。”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个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甚至说孔子《论语》的有用，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用模仿《论语》著书的，有汉扬雄的《法言》、隋王通的《中说》、明张应文的《粥经》。以妇女著书而名为《论语》或《四书》的，有唐代的《女论语》，明清间的《女四书》。要使人人以《论语》为必读书的有钱穆。要使全国学者都对《论语》熟读成诵的，有梁启超。二人原话，均另详于后面第十三章。

实事求是地说，孔子只是中国历史上伟大人物之一。中国通史、文化史、学术史、经学史、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哲学史、伦理学史、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教育史等等都多少和他有关系。要想了解孔子这个历史人物，就应当先读专门记录他言行的《论语》这本书。但要知道中国古籍的最杂乱无章而无法或不容易使读者记得哪一句话出在哪一篇的，也首推《论语》一书。它第一篇的第一句是“学而时习之”，便以“学而”为第一篇的篇名，最后一篇的第一句是“尧曰”，便以“尧曰”为第二十篇的篇名。其中各篇也都采用此体裁为篇名。

我为了要解决这个前人不指出的难题，起先去查专就《论语》全书分为若干主要问题的一些著作，如清焦循的《论语通释》共只一卷，内分：一、一贯忠恕；二、异端；三、仁；四、圣；五、大；六、学；七、多；八、知；九、能；十、权；十一、义；十二、礼；十三、仕；十四、据；十五、君子小人。郑麐的《古籍新编论语》，内分：第一、自述；第二、习性；第三、事迹；第四、弟子；第五、人物；第六、评论；第七、政治；第八、德行；第九、处世；第十、君子；第十一、阙疑。曹廷杰的《论语类纂》，内分：论世、论人、论事、论政、论学、论教、论圣七卷。赵纪彬的《论语新探》，内分三部：上部：历史证件，释人民、人仁古义辩证、有教无类、君子小人辨、原贫富。中部：儒学究元、自然稽求、学习知能论、两端异端解、说知探源、崇仁恶佞解、仁礼解故。下部：孔门异同、先进异同考、后进异同考。

后来再查辞典式的分类，如杨伯峻的《论语词典》，它的排列，按笔画为次序，每辞每义一般都只统计次数而不遍附原文，它既然是词典式的体裁，当然对读者有方便的一面，同时也不免有不利于读者的一面。

由于上述各种原因，我就不得不想到索引类书，但又觉得传统索引都是句首索引，而没有主题（也称主辞、主语）索引，许多主题如仁、礼等，有的在句首，有的在句中，有的在句末，传统索引就不适用了，此其一。在句首的索引如“子”、“夫”等是很多而又没有用的，此其二。又传统索引都以一句为限，许多主题却需要数句甚至一段才能说明的，这在传统索引就无法解决了。试举一个要例，《论语》一书和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古来学者过于尊孔而要美化孔子，很多人只敢说孔子解释仁是爱人，爱人即爱全人类，而不敢顾及他处的孝悌为仁之本或“亲亲，仁也。”他们对“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二句，只要上一句而不要下一句，真是断章取义，此其三。以上几个难题，我经过长期考虑后，才想出一个解决办法，这就是把全部《论语》拆散，改为类编。这样，就有几个好处和特点：一、使一部《论语》从杂乱无章变成较有系统，易于记忆和翻查。二、不同于前人的一些“类纂”或“新编”。三、约略统计一下，可以令人看出有多少问题。四、不以完全相同的主题为限，凡相近、相联与相反的言论也多排在一起，可以互相启发，比较容易体会。五、以《论语》之言证《论语》之言，即以本证（直接证据）证本证，比较直接可靠。

第二章 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问题

古来大约有下列几种异说：

第一，根据《汉书·艺文志》，《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的意义就是语言的论纂。

第二，根据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论语》的意义，“论者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之所欲言也。”《论语》便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

第三，邢昺《论语正义》又引申刘说为纶、轮、理三义而说：“论者伦也，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无穷，故曰轮也；蕴含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

第四，根据袁枚《论语解四篇》说：“论，议论也。语，语人也。自‘学而’起，以至卒章，皆与人议论之语，而非夫子之咄咄书空也。记者记其言而不记其所以然，致注疏家往往窒碍。其答弟子问者，则详于师说，而略于问辞，记言之体应尔也。……当时问者各有其人之议论，而夫子为之折衷。记言者不详载问辞，而统据大义，则曰问仁问孝问政云尔。人非木偶，岂有言无枝叶，突然一字以相问者？况仁、孝、政，一问可也，何必重复问耶？一人问，可也；何必各人问？……而仲弓之言不载，从所略也。不明记言之体而强解焉，于是史迁所谓仲尼父贱，何晏谓仲弓父不善，朱子谓司马牛多言而

躁。樊迟粗鄙近利，皆以意为之，不可为典要。”（《小仓山房文集》）

第五，根据何异孙《十一经问对》，“论是讨论，《论语》就是讨论文义的书。”钱穆《论语新解》也认为《论语》的“论”是讨论编次，《论语》的“语”是“谈说”，同于《国语》、《家语》一类。

第六，根据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字总略》说：“论者古但作仑。比竹成册，各就次第，是之谓仑。”“《论语》为师弟问答，乃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帙，斯曰《仑语》。”“《论语》只是师弟问答的话，编成为一册而已。”

第七，朋星根据《诗》毛传与许慎《说文解字》所说“论难曰语”而说：“《论语》多记录孔子与弟子或他人的论难，所以秦汉儒士将其定名为《论语》。”（见《孔子研究》1989年第1期）

尚思按：《论语》内容很复杂，既不是各就次第和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很广泛，不是只讨论文义的书与限于论难，也无所谓经纶。因此，以第一、第四、第六三说较为可信。第一说最早出于汉，最为流行。第四说认为“议论”“语人”，与第六说认为是师弟问答，编次成帙，都比较好些。总之一句话，《论语》就是把师生间和他人的言论记录下来，各记所见闻编纂成书，并没有什么难懂的意义。

第三章 关于《论语》的记录者问题

据我此时想得起的大约有如下二十余说，包括出于一、孔子弟子；二、孔子再传弟子；三、孔子弟子与孔子弟子的弟子；四、孔子三传弟子或更后一代，从笼统的总数到具体的人数或个人等等。

(1) 笼统地认为出于孔子的弟子说，刘向、匡衡、班固、王充、阮元直到今人张舜徽等主之。

(2) 出于子夏六十四人说，见魏宋均注的《论语崇爵谡》，近人吴承仕引《论语纬》。

(3) 出于七十子说，赵岐主之。

(4) 出于仲弓、子游、子夏等说，郑玄、汪中、刘宝楠等主之。

(5) 出于子夏、仲弓合撰说，《六艺论》，见汪中《荀卿子通论》。

(6) 出于子贡、子游说，为郑玄、王肃所主张，见陆九渊《语录》。

(7) 出于子夏的笔记本说，见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随笔》。

(8) 出于孔子弟子琴张、原宪说，“《上论》成于琴张，而《下论》成于原思，故二子独称名，其不成于他人之手者审矣”。此说已经被安井息轩、钱穆驳斥过了。

(9) 出于孔门高弟所撰说，见《河南程氏遗书》。

(10) 出于“孔门二三流弟子”说，见郭沫若《十批判书》。

以上各说虽不同，却多认为是出于孔子的弟子。

(11) 出于七十弟子之门人说，皇侃主之。

(12) 出于曾子、有子的门人说。柳宗元已说：“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程颐等根据柳说更断定《论语》“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近人梁启超也同样主张。此说早经刘宝楠驳斥了。因为《论语》中对孔子弟子称子者还有闵子骞、冉伯牛、冉求三人，足以证明其不确。

(13) 出于子思所作说。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读大学》谓：“《论语》亦子思所作。纵不必尽出于子思之手，亦必其所裁定也。然则《论语》、《大学》、《中庸》皆成于子思，述圣之为功于万世大矣哉！”他又在同书《四书次第》加以说明：“夫道有主者有传者，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其源流可考也。”

(14) 出于曾子门人说，但子思不在内。康有为说：“《论语》只为曾门后学辑纂。”而不是颜子、子贡、子木、子张、子思所辑，也不是仲弓、子游、子夏所辑（《论语注序》）。在康有为心目中，子思也是曾子的门人但却不在辑《论语》者之内。杨伯峻也曾说：“《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

(15) 出于曾子、闵子之弟子说，见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

(16) “成于闵子之门人”说，洪景卢主之。

以上各说虽不同，却多说是出于孔子的再传弟子。

(17) 出于子思后学所述说，杨家骆主之。传说子思曾受业于曾子。

(18) 冯友兰认为《论语》“大概是孔子三传弟子或者是更后一代追述他们的老师所记忆的孔子言行的书”。（《中国哲学史史料初稿》）

(19) 袁枚认为：“大抵《论语》记言不出一人之手。又其人非亲及门墙者，故不无所见异词，所传闻异词之累。即如《论语》管仲，忽而褒，忽而贬。‘学不厌、诲不倦’，忽而自认，忽而不居，皆不可解。其叙事笔法，下论不如上论之朴老……直起直落，不作虚冒架子。至下论……都先作一虚冒，如瘦词隐语，教人猜度……至今解

说不明。”（《小仓山房尺牍》卷八《又答叶书山庶子》）

（20）冯景认为：“《论语》二十篇，孔子七十以后之言居多矣。何也？《史记》孔子去鲁，年五十六，凡十四岁而反乎鲁。……又考《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其载岁特详。惟子路少孔子九岁，其曾、闵、樊、卜、颡孙、澹台，皆少孔子五十以下，而子渊、子羔、子贱、子游及原、冉、公西、木之徒，皆少孔子四十上下。……孔子七十时，曾子才二十四岁耳，而其书尚成于门人，且记曾子启手足语。曾子没时，孔门弟子略无存者矣，则其不能纪远可知也。”（《解春集文钞·读论语》）

（21）钱穆认为：部分记录出于孔子弟子，纂辑增订出于七十子之门人。（《论语要略》）

（22）温裕民认为胚胎时期，孔子生时弟子各有记录；诞生时期，孔子死后弟子互为纂辑；完成时期，七十子之弟子重为补辑。（《论语研究》）

（23）日本津田左右吉认为孟子荀子及道家等附加一部分。（详见《孔子研究》1988年第1期《日本关于〈论语〉撰纂方式的研究与〈论语〉的注释工作》）

以上各说虽不同，却多认为是出于孔子的三传弟子以至更后的几代，或为他家所附加。

其余从略。在这里不妨一提的是，朱熹、崔述等都认为《论语》有阙文，赵翼认为《论语》难保没有一二滥收（详后）。

我的看法：《论语》全书是出于多数人的而不是出于一二人或一派和少数人的，是起先只记录其大部分的而不是一开始就很完备的，是后人有所修改或抄错的而不可能全是原始资料的。究竟出于哪些人之手，已无可考。以上所说，多不可靠。古来考不出，今后更考不出，实在没有多用力去考辨的必要了。